

## 小活廣西鵝泉

徐貽聰

日前，有機會在廣西的「鵝泉」小活，享受山區美景、田園風光、山鄉的靜謐，感覺確實大為不同。

探訪鵝泉，是「慕名」而去。早有所聞，「鵝泉」同雲南大理的蝴蝶泉、廣西桂平西山的乳泉，同稱中國西南地區的三大名泉，還被嘉靖皇帝賜名「靈泉晚照」，雖不勝其詳，但久有一睹芳顏之願。

鵝泉歸來，專門查找了介紹，結合所見，進一步領受其歷史和美麗。

鵝泉位於小鵝山麓，此山因爲形同一隻鵝臥於泉水之上而得名。現在的鵝泉是廣西百色市靖西縣的一個小村落，很小，被群山環抱，鎮前由泉水集成的小湖水面不大，但清澈透亮，連同遠端的石砌古老橋樑，形成獨具特色的美麗景觀，吸引着尋找美景的遊人。

作爲一眼泉水的「鵝泉」，是面積3公頃多的巨泉，水從石灰岩溶隙中湧出，枯水期的湧水量仍可達1.2立方米/秒，成爲當地不可或缺的灌溉水源。泉水東流，還形成造福一方的鵝泉河，盛名遠傳。

是日，我們從南寧驅車西行，到達靖西時已經入夜。夜色中，我們的小車從靖西駛出高速路，沿着山區公路，靠着車前燈光，輕速駛向目的地。路上時有顫簸，但總體還屬平穩。5公里的路段結束後，我們進入房屋不算密集的小鎮，找到了預約的農家旅社。或許山區的夜色更濃，加之周圍的燈光極少，真有「伸手不見五指」的其境之感，只得就寢，以待天明。

清晨起身，有點急不可耐地走出旅社，在黑暗中尋找周邊的景色。晨曦朦朧，霧色又頗重，睜大雙眼，逐漸隱約地看到四周的山形和眼前小湖的倩影，不禁爲之一振。廣西到處有山，峰巒疊翠，層層相映，讓人大呼絕。鵝泉周邊的山，在全地區的群山中並不突出，但在近旁觀賞，感覺和感情自然不同，身臨其境中自有親切和傲然之情，之覺。鵝泉湖不大，一目了然，群山中的一汪清水，在綠樹翠竹、待收晚稻、片片菜園和形狀各異村舍的靜謐中，顯得孤傲，清高。

一碗帶有當地特色的米粉，解決了我們的早餐問題。廣西全境皆有的米粉，拌着幾片像烤又像煎的豬肉，清爽誘人，餐後許久還似有餘香。不知此粉是否與其他地方的米粉有所差異，但聞同行的廣西朋友大呼「味道真好」。

其後，一艘有馬達的小船，載上我們泛舟湖面，觀看水中動植物，也遠眺周圍山色，加之美景中的潔淨空氣，確實讓我們流連忘返，樂不思蜀。

時間短暫，沒有來得及去觀看與「鵝泉」之名有密切關聯的「楊嬌廟」（傳說一位楊姓老嫗撿拾到兩隻鵝蛋，久等無人認領後用體溫將之孵出小鵝，從而有了鵝泉湖，後人爲她立廟予以紀念），以及記有大量讚美鵝泉詩詞、典故「鵝泉亭碑」的大石碑，更沒有能夠體驗到「鵝泉魚躍」（祭祀中人們的呼喊聲會讓大量的鯉魚躍出水面，場面壯觀異常）的壯麗景象，只能留待他日了。

小活之感，之思，留作他日回憶之源。

## 龍華乳鴿 80載不變

過來人

龍華酒店在一九五〇年代是香港著名的園林酒店之一，與前文提及的雍雅山房、容龍別墅、華爾登酒店和沙田大酒店齊名，因此吸引不少電影公司借用地方拍攝電影，如紅線女、張活游、陳寶珠、蕭芳芳、李小龍等都曾經在龍華酒店留下不少足印。至今，由於其裝修仍保留着五六十年代的風格，因此仍有不少電影在龍華酒店取景，如李小龍的《唐山大兄》、彭浩翔的《賈俠拍人》等。而歌曲方面亦有不少以龍華酒店爲題材創作，如老牌歌手李龍基的專輯《港澳回憶歌集》中有一首名爲《龍華酒店》的情歌，而廟街歌王尹光亦在兩年前主唱過一曲由韋然作詞的《龍華之歌》。

本港美食家齊聲認同沙田有三寶：「山水豆腐花」、「明火靚雞粥」和「龍華乳鴿」。以前龍華最高紀錄可以每日賣六千隻乳鴿，因此單是廚師已有二十多人，現在每天也有上千隻銷量。過去，即使乳鴿銷量驚人，但東主都堅持採用本港鴿場飼養的乳鴿，以確保產品質量，但自從香港在九十年代爆發禽流感之後，政府對飼養家禽嚴格規管，龍華只好在深圳自設鴿場，並聘請專人管理，只選用孵化不超過二十六天的嫩鴿，分爲只有十一至十二兩重的「皇鴿」或只有八至十兩重的「頂鴵」，每日屠宰後新鮮運港。爲了確保烹調味道與火候不變，龍華酒店專門聘請一名廚師炮製乳鴵，先將鴵用滾水輕燙，再用滷水汁浸熟，在鴵皮上麥芽糖然後再炸，保持鴵皮色鮮香脆。

龍華酒店於二〇〇九年成立「龍華生活文化村」，舉辦展覽之餘，又廣邀城中名嘴、才子舉行座談會，推廣保育文化。首個活動是於當年十月二日舉行的《昔日童玩遊戲展》，地點在由龍華麻雀房變身爲展覽廳之懷舊舞台；而龍華大花園中的兩座麻雀亭，亦改成文物圖片及龍華博物館。



▲龍華酒店的紅燈籠長廊，是顧客打卡的好地方

作者供圖

## 柏林的「脈絡」

余 遂



一個大城市的公共交通就是一個城市的脈絡，而我覺得還有—種奇怪的「類比」——如果一個城市是一個人，那麼公共交通便代表了他的個性。比如說購票查票機制，車廂擁堵程度，乘車人的行爲舉止等等，都是這個城市的縮影。

柏林，作爲工業發達的德國首都，它的公共交通在全世界當屬最發達的一個。城區裏主要以公交車，地面地鐵，地下地鐵，以及輕軌組成。所有的公共交通都是通用的車票。

在柏林城區，最基本的「單次車票」並不是按乘車距離或者目的地來購票，而是時間。也就是說，你可以用

這張票在兩小時之內乘坐城區內的各種公共交通，從最南到最北，從最東到最西，都是可以的。唯一的限制是，不能用於返程。意思就是說你可以用這張票坐很遠，但是不能用同一張票回到起點，哪怕是迂迴繞路也不行。

如果你只是坐很短的路程，便有「短程票」。這樣的車票可以允許你坐三站鐵路交通，或者六站公交車，中途不得轉車，時效是二十分鐘。

柏林的地鐵站不像紐約或者巴黎在入口處會有機器檢票後才能通過門欄進入站台，那麼柏林如何有效地讓乘車人購票和檢票呢？這便是柏林的「打票機制」。每個站台的各個入口都有一個黃色的「打票機」，你需要做的就是把票放進去，聽到「咔嚓」一聲，再拿出來。票上便有了當時的

日期、時間和出發車站的名字。而任何車票，在打票之前都是「無效票」，必須打票以後才算是生效。查票人員可以從票上「打票紀錄」知道你是否在有效時間內乘車，又是否坐了返程路線。

從購票到打票，都沒有硬性的檢票入口，然而柏林人都會很自覺地買票和打票。原因之一是德國人的整體素養，另一個原因便是公共交通嚴格的查票機制。我回想了一下，在一兩個月內，我遇到的查票概率大概是每坐十趟車便會遇到一次查票，但是從來沒有見到過有人被查到沒票而被罰款。朋友告訴我，查票人員是非常嚴格的，沒有票，沒打票，超出時效期，坐往返車，或者用短程票超出坐車站數，無一例外，都是六十歐罰款，

根本不會有討價還價的餘地。

柏林公共交通在這樣的機制下良好地運行着。哪怕是上下班高峰，地鐵也少有極其擁擠的時候；哪怕是有的列車看上去已有些老舊，卻也都乾淨淨。乘車的人們雖然沒有紐約人那樣風風火火地狂奔，卻也不像巴黎人慢慢悠悠地看車開走。這裏你會看到大部分人不緊不慢地掐着點兒上車，也時不時會有小跑步踏着閂門警鈴衝進車廂的人。因爲在柏林，人們已經習慣了高度準點的公交系統，一分鐘都不會晚點的公交車和地鐵。只要看好了時刻表，車站裏就是準時的乘客和準時的車。

公共交通，原本就是一個城市的脈絡。柏林，它的脈絡跳動得無比的準確、規律，且生機勃勃。

# 「腐朽」的「平原」敘事 ——淺談李佩甫《平原客》

賴秀俞



平原，是李佩甫念茲在茲的「文學領地」。評論家謝有順有一句話：「好作家都是有原產地的。」這個地方超越了地理意義，更多地指向精神意義，乃至建構意義。

文學中的例子數不勝數。例如魯迅的狂人和阿Q所在的魯鎮；還有沈從文建構的抒情鄉土——湘西。

裏面有翠翠這樣的女子，只此一家，別無分店。又如莫言筆下的高密，自從諾獎之後，這座很少有市民懂得說普通話的小城開啟了文化旅遊產業。還有賈平凹筆下的商州。

在這個巨大的「母體」，潛隱着文字深處的靈魂的包漿；蘇童的小說好像從來沒有離開過江南蘇州「城北地帶」、「香樟樹街」和那條古老運河。

從逃離故鄉到回歸故鄉，對鄉土和鄉愁的思考釀成了獨特的「文學領地」，貫穿着很多中國作家的寫作歷程，李佩甫也不例外。

李佩甫的「中原」，雖然是華夏文明的發祥地，但千百年來卻向來多災多難。生存從來是艱難的考驗，飢餓成爲主要人物的共同體驗。小說中的人物李德林在大城市生活多年，最喜歡吃的東西依然是鄉土的燴麵，他會爲麥田被一燒而空而痛心疾首，他對好生活的定義，就是不再嘗到飢餓的滋味。

在李佩甫的「中原」，最突出的人物是底層往上爬的野心家。圍繞在小說中劉金鼎這個人物身上最顯著的標誌，是權力階層意識。李佩甫寫：「其實，他心裏最想用的車號是：『001』。可他是副職，不

敢。這都是潛意識裏的東西。」「他已經習慣於國內的官員生活了，他也必須過這種生活。」因爲已經習慣了權力帶來的階層特權，劉金鼎在被「雙規」前逃亡，他作爲一個走慣了「貴賓通道」的人，那瞬間感覺「突然間跌落到了人民群衆之中」。

權力是怪獸嗎？是。但李佩甫的豐富性不僅僅如此。

李佩甫的小說主題詞是權力，而比權力更廣大的是人性。作爲一個從土地上汲取營養的作家，李佩甫小說中的人性是通過他最有標識性的植物隱喻系統表現的。

什麼是植物隱喻系統？

李佩甫認爲他在作品中把人當作植物來寫，他的人物身上最大的特點就是植物性，而平原就是這些植物萌芽、生長、衰敗的土壤。

「花」在裏面象徵着人物之間的權力交易。例如，花客謝之長同時是掮客，一開始他幫劉金鼎上學，前後拿走了「素心蠟梅」、「馨口蠟梅」。劉金鼎通過「關係」成功入學，校長辦公室和班主任辦公室的「虎蹄蠟梅」、白菊「玉觀音」、墨菊「滿天星」隱藏着權錢交易的「灰線」。謝之長陪着劉金鼎班主任徐老師到武漢辦兒子上大學的事，所帶的禮物有兩盞古樁蠟梅，一盞是「馨口蠟梅」，一盞是「檀香蠟梅」，都是很名貴的品種。

在描畫李德林這個人物的敘事層面，同樣充滿了植物對應人性的隱喻。李德林通過婚姻失敗想出了「小麥理論」：「一場婚姻的悲劇，如電光火花一般，再次成就了李德林的『小麥理論』。」他對於小麥性狀配合力的研究，使他發現所謂的「強強聯合」是一個誤區。

同樣地，在故事尾聲，李德林也首次意識到他不過就是一個「黃土小兒」。他在審訊室，被驟然脫去了副省長的外衣。審訊室是一個有意味的地方，所有的人進來都要脫外衣，露出自己真實的樣子。外

衣在裏面象徵着社會身份。在被「雙規」的日子裏，他才發現自己原來最喜歡一個人坐在麥地邊上的少年時光。彷彿自問自答般，他想：「是的，他自小是在麥田邊上長大的，是小麥給了他夢想。他是先有小麥，後有人生的。他能一步步走到了今天，也全都是『小麥』賜予的。如今他離開了小麥，也就什麼都沒有了。他彷彿聽到了小麥的哭泣聲，小麥是爲他哭的。」這段話同樣有深刻的闡釋張力。田野象徵着本真，麥子象徵着初心。

被脫去了這一層副省長的外衣後，李德林開始追問：「麥子在黃的時候是沒有聲音的，頭髮白的時候也沒有聲音，我怎麼就信了呢？」這句話，頻繁地在李德林生命的最後一段時間裏出現了三次。謝之長前奔後走，想借梅王開光，扳回一局。他一邊攢掇四家人聯合告審判者赫連東山，花錢買證據，花錢買證人。錢，變成了廉價的信仰。另一邊，梅王「化蝶」被謝之長用專車護送到了北京。它被誠惶誠恐地裏上了塑料袋，被小心翼翼地澆水；被送進了一個「顯赫人士」的四合院，繼而被請進了一間玻璃房，備受百般呵護；在這寒風刺骨的冬天，它被寄予百般期望。謝之長要靠它來翻盤，劉金鼎要靠它來「鬆動」，劉全有要靠它來撈回自己的市長兒子，全部人都巴巴地看着，雙面臥佛的花椿，在預定的那一天開出花來，扭轉命運，重新站在時代的浪尖，尋回往日的榮光……

焉知，梅王已朽。

它不但沒有開花，而且樹椿早已成灰。

原來，它早就死了，但所有人都不知道，包括它的主人劉全有。

## 《迦納的婚禮》中音樂家們究竟是誰

王 加



雖然委羅內塞本人並未留下任何證實此猜測的文獻，但這一設想絕非是憑空

猜測。首先，文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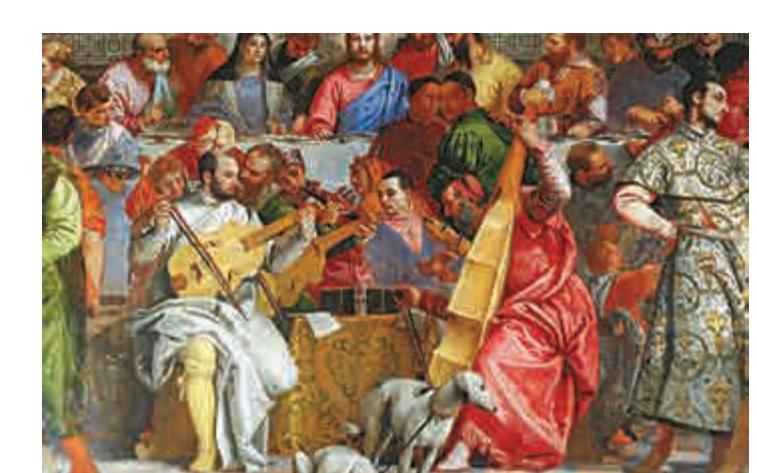
藝復興時期的畫家有將自己隱藏在作品中以代替簽名形式的潮流。波提切利在爲美第奇家族創作的《三王來朝》、拉斐爾受教皇朱利歐二世委約在梵蒂岡留下的《雅典學派》，以及西斯廷禮拜堂中米開朗基羅著名的《最後的審判》等傳世名作中，畫家均採用這種方式將自畫像不動聲色地藏在了畫作中。

其次，分別對照上述幾位繪畫大師存世的自畫像，每個人的

外貌特徵也頗爲融合。因此，這個大膽的推斷如今已是藝術史學界廣泛認可的作品解讀，也爲這幅本就以敘事

形式創作的巨製添上了更多帶有神秘色彩的故事性。

既然演奏者出現在畫面最醒目的位置，那他們究竟在婚禮現場演奏什麼呢？最有可能的結論便是幾位演奏者正在表演由安德烈亞·加布里埃里(Andrea Gabrieli)譜寫的樂曲。身爲



十六世紀威尼斯最富盛名的作曲家，並被聖馬可大教堂受邀成爲管風琴師的加布里埃里，其作品在當時的沙龍、劇院和公共場所被廣泛演奏和流傳。比他年長四歲的委羅內塞顯然熟識他的樂曲，並試圖通過畫筆呈現出接近他作品旋律中的和諧。事實上，委羅內塞的畫作、帕拉迪奧的建築以及加布里埃里的樂曲，都是十六世紀威尼斯鼎盛時期的文化產物。威尼斯經濟貿易的興盛促使音樂和藝術在這一歷史時期達到空前繁榮。才華橫溢的委羅內塞通過詳盡描繪當時威尼斯城形形色色的「三教九流」、人物絢麗的衣着服飾、餐桌上的考究的酒食器皿等細節，讓《迦納的婚禮》這幅視覺饗宴早已超越了單純的宗教主題作品，儼然成爲十六世紀水城威尼斯最真實的圖像歷史記錄。

雖同爲裝點修道院食堂的聖經主題作品，達·芬奇《最後的晚餐》和委羅內塞《迦納的婚禮》最顯著的區別在於前者創作的是濕壁畫，後者則是以布面油畫完成委約。也正因材質的差異，《迦納的婚禮》最終落得了「背井離鄉」的命運。自一五六三年

委羅內塞完成之後，畫作懸掛在威尼斯聖喬治奧、馬焦雷雷修道院的食堂中長達二百三十五年之久，直至一七九七年九月十一日被拿破崙所率領軍隊的手下當作戰利品帶回法國巴黎。此後，畫作雖在法國所經歷的普法戰爭、第二次世界大戰等多次戰亂中幾經輾轉，卻最終幸免於難。如今，這幅恢宏的巨製與同樣從意大利「遠道而來」的達·芬奇《蒙娜麗莎》同處一室遙相呼應，不僅已是羅浮宮所有展廳中的必到之處，更是頻繁地出現於景自羅浮宮的各類藝術傳播媒介中。就比如，今年六月十七日美國R&B歌后碧昂絲攜手她的老公，美國東海岸紐約說唱之王Jay-Z發行的新單《Apeshit》MV就將《迦納的婚禮》的作品局部收錄其中。畫中描繪的是十六世紀室內樂合奏，耳畔卻響起二十一世紀的嘻哈說唱樂。如此大幅度的音樂主題跨界，倘若委羅內塞泉下有知，會作何感想呢？

(下)